

第二十九册

明倫彙編

官常典

翰林院部

宮僚部

宗人府部

(卷)

三九—三三

三三—三六

三六—三九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二百七十九卷目錄

翰林院部紀事一



官常典第二百七十九卷

翰林院部紀事一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三輔黃圖未央宮有金華殿漢書曰成帝初方向學召鄭寬中張禹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

三國志魏王肅傳注薛夏黃初中爲祕書丞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祕書署耳謂夏爲不得儀也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爲外臺祕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爲常

吳志薛瑩傳瑩徙廣州右國史華嚴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叙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中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

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爲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爲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孚峻之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坊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九妙同僚之中瑩爲冠首今者見史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懷懷爲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于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復恨時遂召瑩還爲左國史

晉書祖納傳納爲軍諮祭酒好奕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棋對曰我亦忘憂耳隱曰蓋聞古人遭逢則以功達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達其道古必有之今亦宜然當晉未有書而天下大亂舊事蕩滅君少長五都遊官四方華夷成敗皆當聞見何不記述而有裁成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皆行于世便成沒而不朽僕雖無才非志不立故疾沒世而無聞焉所以自強不息也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俱取散愁此可兼濟何必圓樸然後忘憂也納喟然歎曰非不悅于道力不足耳乃言之于帝曰自古小國猶有史官况于大府安可不置因舉隱稱其清純亮直學思沈敏五經羣史多所綜悉且好學不倦從善如流若使修著一代之典褒貶予奪誠一時之偶也帝以問記室參軍鍾雅雅曰納所舉雖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自納始也

鄭表傳表子默字思元起家祕書郎考覈舊文刪省浮穢中書令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

宋書徐爰傳爰遷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世祖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爲一家之書上表曰臣聞虞史炳圖原光被之美夏載昭策先隨山之勳天飛雖王德所至終陟固有資田躍神宗始干俾又上日兆于納揆其在殷頌長發元王受命作周實唯離伯考行之盛則振古之弘軌降逮二漢亦同茲義帝基初平豐郊紹祚本于昆邑魏以武命國志晉以宣啓陽秋明黃初非更性之本太始爲造物之末又近代之令準式遠之鴻規典謨邇紀傳成準善惡具書成敗畢記然餘分紫色滔天浪夏親所芟夷而不序于始傳涉聖卓紹煙起雲騰非所誅滅而顯冠乎首述豈不以事先歸之前錄功借著之後撰伏惟皇宋承金行之澆季鍾經綸之屯極擢元光以鳳翔乘神符而龍舉刺定鯨鯢天人佇屬晉祿數終上帝臨宋便應奄膺絃寓對越神工而恭服勤于三分讓德適于不嗣其爲魏魏蕩蕩赫赫明明歷觀逸聞莫或斯等宜依衡書改文登舟變號起元義熙爲王業之始載序宣力爲功臣之斷其僞元纂竊同于新莽雖靈武克殄自詳之晉錄及犯命千紀受戮霸朝雖揖禪之前皆著之宋策國典體大方垂不朽請外詳議復須遵承于是內外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三十五人同爰議宜以義熙元年爲斷散騎常侍巴陵王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二人謂宜以元興三年爲始太學博士虞無謂宜以開國爲宋公元年詔曰項籍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列桓元傳宜在宋典餘如爰議

梁書劉孝綽傳孝綽除祕書丞高祖謂舍人周捨曰第一官當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

陳書姚察傳察陳滅入隋開皇九年詔授祕書本別勅成梁陳二代史又勅于朱華閣長參文帝知察疏非別日乃獨召入內殿賜菓菜乃指察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惟得此一人

北魏王慧龍傳慧龍子寶興寶興子瓊瓊長子遵業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左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慰勞蠕蠕乃詣代京採拾遺文以補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爲肅宗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明錄義並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

韓麒麟傳麒麟子顯宗除著作佐郎高祖會謂顯宗及程靈虬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孔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逾闕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見卿所撰燕志及在齊詩誅大勝比來之文然著述之功我所不見當更訪之監令校卿才能可居中第又謂程靈虬曰卿比顯宗復有差降可居下上顯宗對曰臣才第短淺猥聞上天至乃比于崔光實爲隆渥然臣竊謂陛下貴古而賤今臣學微才短誠不敢仰希古人然遭聖明之世親維新之禮染翰勒素實錄時事亦未慙于後人昔揚雄著太元經當時不免覆盎之談二百年外則越諸于今臣之所撰雖未足光述帝載裨輝日月然萬祀之後仰觀祖宗巍巍之功上觀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于唐

典懷微于虞書高祖曰假使朕無愧于虞舜卿復何如于堯臣顯宗曰臣聞君不可以獨治故設百官以贊務陛下齊蹤堯舜公卿寧非二八之儔高祖曰卿爲著作僅名奉職未是良史也顯宗曰臣仰遭明時直筆而無懼又不受金安厭美食此臣優于遷固也高祖晒之

周書柳蚪傳蚪爲丞相府記室追論歸朝功封美陽縣男邑二百戶蚪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爲監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于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准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敢以愚管輅冒上聞乞以誓言訪之衆議事遂施行十四年除祕書丞祕書雖領著作不參史事自蚪爲丞始令監掌焉十六年遷中書侍郎修起居注仍領丞事時人論文體者有今古之異蚪又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乃爲文質論文多不載

于翼傳翼拜右官伯世宗雅愛文士立麟趾學在朝有藝業者不限貴賤皆預聽焉乃至蕭瑒王褒等與

卑鄙之徒同爲學士翼言于帝曰蕭瑒梁之宗子王褒梁之公卿今與趨走同儕恐非尚賢貴爵之義帝納之詔翼定其班次于是有等差矣

隋書段文振傳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爲武貴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祕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撻之前後或至于數時議者鄙之

唐書劉允濟傳允濟爲著作佐郎修國史常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故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

沈佺期傳佺期拜起居郎兼修文館直學士既侍宴帝詔學士等舞回波佺期爲弄辭悅帝還賜牙排朱子奢傳帝嘗詔起居紀錄臧否朕欲見之以知得失若何子奢曰陛下所學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史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尚有聞乎

褚遂良傳遂良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耶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

魏徵傳徵五世孫譽爲起居舍人帝問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譽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甘棠帝因敕譽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譽對臣頃爲諫臣故得有所陳

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議朝廷事而母辭也帝索起居注纂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爲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既書觀之暮曰向者取觀史氏爲失職陛下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爲史且後代何信哉乃止

施璠傳璠擢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未徵後左右史惟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璠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璠始

朱敬則傳敬則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閱其史藁歎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

杜正倫傳正倫遷給事中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坐朝不敢多言必待有利于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一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書千載累德帝悅賜綵段二百

庾敬休傳敬休字順之鄧州新野人祖光烈與弟光先不受安祿山僞官遁去光烈終大理少卿光先吏部侍郎父何當朱泚反又與弟倬逃山谷不臣賊官兵部郎中敬休擢進士第又中宏辭辟宣州幕府入拜右補闕起居舍人建言天子親朝宰相羣臣以次對言可傳後者承旨宰相示左右起居載錄季送史官如故事詔可既而執政以機密有不可露罷之

張說傳始帝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爲稱固辭乃免後宴

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爲先後太宗時修史十九人長孫无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與修珠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爲限于是飲觴同飲時服其有體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供僂太厚無益國家者議曰罷之說聞曰古帝王功成則有奢滿之失或與池觀或尙聲色今陛下崇儒向道躬自講論詳延衆俊則麗正乃天子禮樂之司所費細而所益者大陸生之言蓋未達耶帝知遂薄堅

徐堅傳堅遷祕書監左散騎常侍元宗改麗正書院爲集賢院以堅充學士副張說知院事帝大補集賢帳舍在百司上說令揭大榜以侈其寵堅見遽命撤之曰君子烏取多商人

賀知章傳知章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一日併謝宰相源乾曜語說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爲光寵然學士侍郎孰爲美說曰侍郎衣冠之選然要爲具員吏學士懷先王之道經緯之文然後處之此其爲間也元宗自爲贊賜之

李程傳程字表臣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也擢進士宏辭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調藍田尉縣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京兆狀最遷監察御史召爲翰林學士再遷司勳員外郎爵渭源縣男德宗季秋出畋有寒色顧左右曰九月猶衫二月而袍不爲順時朕欲改月謂何左右稱善程獨曰元宗著月令十月始裘不可改帝覺然止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爲候程性嫺日過八塲乃至時號八塲學士

韋綬傳綬子溫拜諫議大夫未幾爲翰林學士先是

綬在禁廷積憂畏病廢故誠溫不得任近職至是固辭帝怒曰寧授治命耶禮部侍郎崔蠡曰溫用亂命益所以爲孝帝意釋換知制誥引疾徙太常少卿陸贄傳始贄入翰林年尙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贊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嘗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與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贊有助焉

李翱傳翱字習之後魏尚書左僕射沖十世孫中進士第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常謂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建言大抵人之行非大善大惡暴于世者皆訪于人人不知周知故取行狀謚

驟然其爲狀者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溺于文而忘其理臣請指事載功則賢不肖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諍語足以爲直言段秀實但記倒用司農印迫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不者顧敕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

裴鉉傳鉉始相建言集賢院官登朝自五品上爲學士下爲直學士餘皆校理史館以登朝者爲修撰否者直史館以準六典遂著于令

崔邠傳邠弟鄆敬宗嗣位拜翰林侍講學士旋進中

書舍人謝曰陛下使臣侍講歷半歲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慙曰朕少聞當請益高鈔適在旁因言陛下樂善而無所咨詢天下之人不知有卿儒意帝重答謝咸賜錦幣郎與高重類六經要言爲十篇上之以便觀省

鄭覃傳覃弟朗字有融始辟柳公綽山南幕府入遷右拾遺開成中擢起居郎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朗執筆螭頭下謂曰何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稽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飭帝悅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界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爲善惡必記朕恐平日言之不協理體爲將來羞庶一見得以自改朗遂上之

李訓傳訓始名仲言太和八年遷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講學士入院詔法曲弟子二十人侑宴示優寵裴度傳度子諡有文籍蔭累官考功員外郎宣宗訪元和宰相子思度勳望故待諡有加爲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詔加承旨適會帝幸其院諡即稱謝帝曰可歸與妻子相慶取御奩果以賜諡舉衣跣受帝顧宮人取巾裏賜之

馬植傳植兼集賢殿大學士校理楊收道與三院御史遇不肯避朝長馮緘錄其驕慢辱之植怒奏言開元中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者說以學士德行相先遂同舉酒今絀辱收與大學士等請斥之中丞令狐綯援故事論救宣宗釋不

問因著令三館學士不遊行臺自植始臺制三院還臺以一人爲朝長云

令狐綯傳綯入翰林爲學士它夜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爲我舉其要綯摘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嘗三復乃已綯再拜曰陛下必欲與王業捨此孰先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進中書舍人龔彭陽男遷御史中丞再遷兵部侍郎還爲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及綯至皆驚

大唐新語太宗謂監修國史房元齡曰比見前後漢史載揚雄甘泉羽獵司馬相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戒何暇書之史策今有上書論事詞理可裨于政理者朕或從或不從皆須備載

杜佑通典弘文館有四部書自貞觀初褚亮檢校館務學士號爲館主因爲故事每令給事中一人判館事校書二人學士三十一人

全唐詩話初中宗景龍二年始於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于是李嶠宗楚客趙彥昭韋嗣立爲大學士李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义岑義劉子元爲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爲直學士又召徐堅韋元旦徐彦伯劉允濟等滿員其後被選者不一凡天子宴會游豫惟宰相直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柳園辟廂夏宴蒲萄園

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登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欽慕然皆狎佞倖忘君臣禮法惟以文華取幸若韋元旦劉允濟沈佺期宋之問閻朝隱等無他稱景龍二年七月七日御兩儀殿賦詩李嶠獻詩云誰言七襄詠流入五絃歌九月幸慈恩寺塔上官氏獻詩羣臣並賦閏九月幸總持閣登浮圖李嶠等獻詩十月三日幸三會寺十一月十五日中宗誕辰

內殿聯句爲柏梁體二十一日安樂公主出降武延秀是月以婕妤上官爲昭容十二月六日上幸薦福寺鄭愔詩先成宋之問後進立春侍宴賦詩二十一日幸臨渭亭李嶠等應制三十日幸長安故城十二月晦諸學士入閣守歲以皇后乳母戲適御史大夫賈從一三年元日清華閣登高遇雪宗楚客詩云蓬萊雪作山是也因賜金綵人勝李嶠等七言詩是日甚歡上令學士遞起慶舞至沈佺期賦迴波有齒綠牙排之語晦日幸昆明池宋之問詩自有夜珠來之句至今傳之二月八日送沙門元奘等歸荊州李嶠等賦詩十一日幸太平公主南莊七月幸望春宮送朔方節度張仁亶赴軍八月三日幸安樂公主西莊九月九日幸臨渭亭分韻賦詩十一月一日安樂公主入新宅賦詩十五日中宗誕辰長寧公主滿月李嶠詩神龍見象日仙鳳養雛年是也二十三日南郊徐彦伯上南郊賦十二月十二日幸溫泉宮勅蒲州刺史徐彦伯入仗同學士例因與武平一等五人獻詩上官昭容獻七言絕句三首十四日幸韋嗣立莊

拜嗣立迨遙公名其居曰清虛原幽棲谷十五日幸白鹿觀十八日遊泰始皇陵四年正月朔賜羣臣柏樹五日蓬萊宮宴吐蕃使因爲柏梁體七日重宴大明殿賜絲縷人勝又觀打毬八日立春賜綵花二十九日晦幸漣水二月一日送金城公主三日幸司農少卿王光輔莊是夕岑義設茗飲討論經史武平一論春秋崔日用請北面日用贈武平一歌曰彼名流分左氏癖意元遠今冠夕二十一日張直至自朔方宴于桃花園賦七言詩明日宴承慶殿李嶠桃花園詞因號桃花行三月一日清明幸梨園命侍臣爲拔河之戲三月上已祓禊于渭濱賦七言詩賜細柳園八日令學士尋勝同宴于禮部尚書寶希琳園亭賦詩張說爲之序十一日宴于昭容之別院二十七日李嶠入都府廟徐彥伯等餞之賦詩四月一日幸長寧公主莊六日幸興慶池觀競渡之戲其日過希琳宅學士賦詩二十九日御宴祝欽明爲八風舞諸學士曰祝公斯舉五經埽地盡矣睿宗時道士司馬承禎還大台適贈詩詞甚美朝士屬和三百餘人徐彥伯編爲白雲記

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已下官勅宰臣入集賢院分寫告身以賜之侍中裴耀卿因入書庫觀書既而謂人曰聖上好文書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學徒雲集觀衆設教盡在是矣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有蘭臺東觀宋有總明陳有德教周則獸門麟趾北齊有仁壽文林雖載在前書而事皆瑣細方之今日則豈得扶輪捧轂者哉

張說拜集賢學士于院應燕會舉酒說推讓不肯先飲謂諸學士曰學士之禮以道義相高不以官班爲前後說聞高宗朝修史學士有十八人時長孫太尉以元舅之尊不肯先飲其守九品官者亦不許在後乃取十九杯一時舉飲長安中說修三教珠英當時學士亦高卑懸隔至于行立前後不以品秩爲限也遂命數杯一時同飲時議深賞之

唐國史補張伯均兄弟俱在翰林伯均以前主獨賜珍玩以誇于均均笑曰此乃婦翁與女婿固非天子賜學士也

翰林壁記開元末韋絢自左補闕爲起居舍人時楊嗣復已除起居舍人楊嗣復於殿下先奏曰左補闕韋絢新除起居舍人未中謝奏取進旨帝領之李鉉招而引之絢即置筆札于玉階欄檻之右疾趨而置詞拜舞焉

唐國史補德宗幸金鑾院問學士鄭餘慶曰近日有衣作否餘慶對曰無之乃賜百縑令作寒服

書蕉韋綬官翰林學士德宗嘗幸其院綬方寢學士鄭細欲馳告之上不許時適天寒以從妃蜀纈袍覆之而去

雲仙稗記元宗置麝清潭砌以銀甃泥以石粉貯三辰酒一萬車以賜當制學士等

元和時館閣湯飲待學士者煎麒麟草

金鸞故例翰林當直學士春晚困則日賜成象殿茶果

翰林有龍口渠通內苑大雨之後必飄諸花蕊經由而出有百種香色各不可盡春月尤妙

因話錄文宗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亦欲賜者本司以名上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別日

文宗欲以韋宣州溫爲翰林學士韋以先父遺命懇辭上後謂大對官曰韋溫朕每欲用之皆辭訴用父命不從聲色俱厲戶部侍郎崔蠡進曰韋溫稟其父遺命耳上曰溫父不令其子在翰林是亂命也豈謂之理乎崔曰凡人子能遵理命已是至孝况能稟亂命而不改者此則尤可嘉之陛下不可怪也上曰然乃止

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裝舍人素數道陳拾遺名柳舍人環目之裝不覺上顧柳曰他字伯玉亦應多呼陳伯玉

銷夏文宗延學士于內庭討論經義李訓講周易微義顏叶于上意時方盛夏遂命取冰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以賜訓訓謝之上曰如意足以典卿爲談柄也

五色線一品集李德裕述夢詩曰荷淨蓮池膽冰寒鄧水醪凡學士初上賜食皆悉是蓮池魚膾夏至須冰及酒以酒味濃和冰而飲禁中有郢酒坊劇談錄宣宗皇帝聖政欽明光宅天下常欲刑清俗

富有宵衣旰食之懷仄席竚賢每如不及令狐相國自吳興郡守授司勳郎中未居內署初與學士候對便以爲有宰輔之才一夕于禁林寓直忽有中使來召行百餘步至于便殿遣內人秉燭候之引于御榻之前上自宣令坐問卿來從江表見彼中忙庶安否廉察郡守字人求莫之道如何朕嘗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良弼賢佐邇來竊窺朝廷皆未覩其忠赤相國降階俯伏曰聖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纔爲翰林學士所職者朕之絲綸向來之言本不相及既而復宣令坐俾卿以玉杯斟酒賜之有小案置于御牀案上有書兩卷指謂相國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披尋史籍此讀者先朝所述金鑑一卷則尚書大禹謨復問卿曾讀金鑑否對曰文皇帝所著之書有理國理身之要披閱誦諷不離于口上曰卿試舉其要相國跪于御前抗聲而誦至亂未嘗不任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而後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則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爲首相公拊髀而稱曰先臣父每言金鑑垂裕可爲萬古格言自非聰明文思無以探其壺奧况堯舜禹湯之道在典謨訓誥之間陛下不以黃屋爲尊每觀之于夙夜將欲擇賢舉善使庶績咸熙如此則功冠百王事超三五矣上曰曩者仰卿材器今日親卿詞學臨軒竚立久之謂中使曰持燭送學士歸院及還禁林夜漏將半咸以近臣恩澤殆無其比由是注意益深居歲餘遂爲宰相自郡守至于台鉉首尾纔經二載嘗自郊壇迴渭南

尉趙嘏上詩云鶴在卿雲冰在壺代天材業奉許謨榮同伊陟傳朱戶秀比王商入畫圖昨夜星辰迴劍履前年風月滿江湖不知機務時多暇猶許詩家屬和無東觀奏記監修國史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鄭昉奏當館修撰直史共四員准故事已選籍者爲修撰未升朝者爲直館以修史重事合選廷臣秩序或俾筆削不稱其直館伏請停廢更添置修撰兩員敕旨宜依直館萬年縣尉張範涇陽縣尉李節勤守本官以戶部郎中孟穆駕部員外郎李漢並充史館修撰通籍爲四員分修四季之事侍御史馮緘與三院退朝入臺路遇集賢校理楊收不爲之却絨爲朝長拉收僕臺笞之集賢大學士馬植奏論元宗開元中辛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學士副知院事徐堅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酒者說言學士以德行相先非具員吏遂十八人齊舉今馮緘笞收僕者是笞植僕誅一般乞黜之御史中丞令狐綯又引故事論救之上兩釋之始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杜佑通鑑鑒宗立尊孝明皇后爲太皇太后咸通三年帝奉后宴三殿命翰林學士侍立結綺樓下翰林壁記學士院有雙鵲書樓于西軒海棠枝上每學士會食必徘徊翔集于玉堂之上略無驚畏因謂之靈鵲或鵲噪必有大詔令或宣召之事南唐近事韓寅亮渥之子也嘗爲予言渥捐館之日溫陵帥聞其家藏箱笥頗多而緘縢甚密人罕見者意其必有珍翫使親信發觀惟得燒殘龍鳳燭金縷

紅巾百餘條蠟淚尚新巾香猶帶有老僕茫然而言曰公爲學士日常視草金鑾內殿深夜方還翰苑當時皆宮妓秉燭炬以送公悉藏之自西京之亂得罪南遷十不存一二矣余亦歲延平家有老尼嘗說斯事與寅亮之言頗同尼卽渥之妾云耳常夢錫爲翰林學士剛直不附貴近側目或謂曰公罷直私門何以爲樂常曰垂帷痛飲面壁而已蓋馮魏擅權之際也續翰林志徐鍇爲虞部員外郎專掌集賢院自此銳意羣集不復問家事嘗言集賢院卽是吾家指所居曰此寄宿之所耳五代史趙鳳傳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旨孔循敦重誨求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于是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爲之鳳好直言而性剛強素與任圜善自圜爲相頗薦進之初端明殿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下而結銜又在官下明年鳳遷禮部侍郎諷圓升學士于官上又詔班在翰林學士上史圭傳圭明敏好學明宗時爲尚書郎安重誨爲樞密使薦圭直學士故事直學士職雖清而承領文書參掌庶務與判官無異重誨素不知書倚圭以備顧問始白許圭升殿侍立樞密直學士得升殿蓋自圭始李穀傳穀進位司空廣順二年晨起仆階下傷右臂在告旬中三上表辭相位周祖不允免朝參視事本司賜白藤肩輿召至便殿勉諭穀不得已起視事征兖州爲東京留守判開封府事顯德初加右僕射集

賢殿大學士從世宗征太原遇賊于高平匿山谷中
信宿而出追及乘與世宗慰撫之世宗將趨太原命
數先調兵食又代符彥卿判太原行府事師還進位
司空門下侍郎監修國史穀以史氏所述本于起居
注喪亂以來遂廢其職上言請令端明樞密直學士
編記言動爲內廷日曆以付史官

遼史道宗本紀大康三年冬十一月甲戌上欲觀起
居注修注郎不撫及忽突董等不進

鄉幾維志冀州城南張耳墓在送客亭後戎使林牙
者由翰林學士問知州王仲平仲平告之不知張耳
何代人也大使耶律防謝曰契丹家翰林學士名目
而已

五代史王峻傳峻已被黜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
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
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後李穀監修因請命近
臣錄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
送史館自此始

宋史實儀傳儀遷工部尚書判大理寺會翰林學士
王著以酒失貶官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得宿
儒處之范質等對曰實儀清介厚重然已自翰林遷
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處禁中卿當論以朕意
勉令就職即日再入翰林爲學士

盧多遜傳多遜爲翰林學士博涉經史聰明強力文
辭敏給好任數有謀略發多奇中太祖好讀書每取
書史館多遜預戒令史官白已知所取書必通夕閱覽
及太祖問書中事多遜應答無滯同列皆伏焉
扈蒙傳蒙充史館修撰開寶中受詔與李穆等同修

五代史詳定古今本草五年連知貢舉七年蒙上書
言昔唐太宗每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
執筆立于殿側以紀時政故文宗實錄稍爲詳備至
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
曆送史官近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殿日曆樞密
院錄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臣下對見辭謝而已帝
王言動莫得而書緣幸相以漏泄爲虞昧于宣播史
官疏遠何得與聞望自今凡有裁制之官優恤之言
發自宸衷可書簡策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月
輪知抄錄以備史官撰集從之即以參知政事盧多
遜典其事

王禹偁傳禹偁擢左拾遺直史館與夏侯嘉正羅處
約杜鎬表請同校三史書多所釐正

錢若水傳若水真宗即位加工部侍郎數月以母老
上章求解機務詔不許若水請益堅遂以本官充集
賢院學士判院事俄詔修太宗實錄若水引柴成務
宗度吳淑楊億同修成八十卷真宗覽書流涕錫賚
有差初太宗有畜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崩鳴號
不食因送永熙陵寢至嘗詠其事欲若水書之以
戒浮俗若水不從呂端雖爲監修以不泄局不得署
名至扶其事以爲事美若水稱詔旨及唐朝故事以
折之時謙不能奪既又重修太宗實錄參以王禹偁
李宗諤梁顥趙安仁未周歲畢安仁時爲宗正卿上
言夔王子太宗屬當爲兄實錄所紀繆誤若水援國
初詔令廷諍數四乃定

李昉傳昉子宗諤字昌武七歲能屬文恥以父任得
官獨由鄉舉第進士授校書郎明年獻文自薦遷祕
書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先是後苑陪宴校理官
不與京官乘馬不得入禁門至是因宗諤之請復之
遂爲故事

眞宗大中祥符三年宗諤拜右諫議大夫嘗侍宴玉
宸殿上謂曰聞卿至孝宗族頗多長幼雍睦朕嗣守
二聖基業亦如卿之保守門戶也又曰翰林清華之
地前賢敷歷多有故事卿父子爲之必周知也宗諤
嘗著翰林雜記以紀國朝制度明日上之

李若谷傳若谷子淑字獻臣年十二眞宗幸毫獻文
行在所眞宗奇之命賦詩賜童子出身試祕書省校
書郎寇準薦之授校書郎館閣校勘乾興初遷大理
評事修眞宗實錄爲檢討官書成改光祿寺丞集賢
校理爲國史院編修官官試賜進士及第改祕書郎
進太常丞直集賢院同判太常寺擢史館修撰再遷
尚書禮部員外郎上時政十議改知制誥勾當三班
院爲翰林學士進吏部員外郎會若谷參知政事改
侍讀學士加端明殿學士若谷罷進本曹郎中典諫
王府章奏以右諫議大夫知許州歲飢取民所食五
種上之帝惻然爲獨其賦權知開封府復爲翰林學
士中書舍人言者指其在開封多褻近吏人改給事
中知鄭州徙河陽轉尚書禮部侍郎復爲翰林學士
罷端明殿學士判流內銓復加端明殿學士初在鄭
州作周陵詩國子博士陳求古以私隙訟其讒訕朝
廷除龍圖閣學士出知應天府累表論辦不報乃請
侍養明年復端明侍讀二學士判太常寺父喪免官
終喪起復再爲翰林學士諫官包拯吳奎等言淑性
姦邪又嘗請侍養父而不及其母罷翰林學士以端

明龍圖閣學士奉朝請丁母憂服除爲端明侍讀二學士遷戶部侍郎復爲翰林學士而御史中丞張昇等又論奏之不拜除兼龍圖閣學士由是章惇不得志出知河中府暴威風眩卒除尚書右丞淑警慧過人博習諸書詳練朝廷典故凡有沿革帝多諮訪制作諸命爲時所稱其他文多裁取古語務爲奇險時人不許也初朱郊有學行淑恐其先用因密言曰宋國姓而郊者交非善應也又宋祁作張貴妃制故事妃當冊命祁疑進告身非是以淑明典故問之淑心知其誤謂祁曰君第進何疑耶祁遂得罪去其傾側險詖類此嘗修國朝會要三朝訓鑑圖閣門儀制康定行軍賞罰格又獻繫訓三篇所著別集百餘卷

賈昌朝傳昌朝字子明真定獲鹿人晉史官緯之從曾孫也天禧初真宗嘗祈穀南郊昌朝獻頌道左召試賜同進士出身主晉陵簿賜對便殿除國子監說書孫奭判監獨稱昌朝講說有師法他日書路隨韋處厚傳示昌朝曰君當以經術進如二公爲潁川郡王院伴讀再遷殿中丞歷知宜興東明縣吏侍讀禁中以老辭薦昌朝自代詔試中書尋復國子監說書上言禮母之諱不出于宮今章獻太后易月制除猶諱父名非尊宗廟也詔從之景祐中置崇政殿說書以授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昌朝請記錄以進賜名邁英延義記注加直集賢院太平興國寺災是夕大雨震雷朝廷議修復昌朝上言易義之象曰汴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近年寺觀屢災此殆天示警告勿繕治以示畏天愛人之意西域僧獻佛骨銅像昌朝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中外悉行其言天

章閣置侍講亦首命昌朝

孫奭傳仁宗即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術侍講讀乃召爲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修眞宗實錄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每講論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仁宗意或不在書奭即拱默以俟帝爲竦然改聽嘗畫無逸圖上之帝施于講讀閣

王安石傳安石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于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解之累日門吏齎勅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于廁吏置勅于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

呂湊傳湊以侍讀學士知徐州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特爲卿設宜盡醉也詔自今由經筵出者視爲例

曾公亮傳公亮爲國子監直講改諸王府侍講歲滿常用故事試館職獨獻所爲文授集賢校理天章閣侍講修起居注擢天章閣待制賜金紫先是待制不改服仁宗面錫之曰朕自講席賜卿所以尊寵儒臣也遂知制誥

王珪傳珪字禹玉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遭母憂除喪復爲學士兼侍讀學士先是三聖並侑南郊而溫成廟享獻同大室珪言三后並配所以致孝也而溫平饗帝後宮有廟所以廣恩也而僭乎饗親于是專以太祖侑于郊而改溫成廟爲祠殿嘉祐立皇子中書召珪作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

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仁宗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章詒歐陽修聞而歎曰眞學士也帝宴寶文閣作飛白書分侍臣命珪識歲月姓名再宴羣王又使爲序以所御筆墨牋視賜之英宗立當撰先帝諡珪言古者賤不諱貴幼不諱長故天子稱天以諱之制諡于郊若云受之于天者近制惟詞臣撰議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請令兩制共議從之漢王追崇典禮與侍從禮官合議宜稱皇伯三夫人改封大國執政不以爲然其後三夫人之稱卒如初議始珪之請對而作詔也有密語之者英宗在位之四年忽召至藥珠殿傳詔令兼端明殿學士錫之盤龍金盆論之曰祕殿之職非直器卿于翰墨聞二府員缺即出命矣羣有議口朕今釋然無疑珪謝曰非陛下至明臣死無日矣神宗即位遷學士承旨珪典內外制十八年最爲久次嘗因展事齋宮賦詩有所感帝見而憐之熙寧三年拜叅知政事

九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彭乘傳乘字利建益州華陽人進士及第初修起居注缺中書舍人而乘在選中帝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之及召見論曰卿先朝舊臣久補外而未嘗自言對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安敢過有所望帝頗嘉之

賈黯傳黯擢知制誥初仁宗視事退御道英閣召侍臣講讀而修起居注官獨先出黯言召臣訪對獨關政體而史臣不得預聞請并召侍經筵許之初邇英延義二閣講讀官自有記注至是乃罷焉

劉攽傳王安石在經筵乞講者坐攽曰侍臣講論于

前不可安坐避席立語乃古今常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也若不命而請則異矣禮官皆同其議至今仍之

蘇軾傳軾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爲鄰未可遽授不若于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耶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蒲宗孟傳宗孟同脩起居注直舍人院知制誥帝又稱其有史才命同修兩朝國史爲翰林學士兼侍讀舊制學士惟服金帶宗孟入謝帝曰學士職清地近非他官比而官儀未寵乃加佩魚遂著爲令

司馬光傳神宗卽位擢爲翰林學士光乃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耶竟不獲辭

鄭雍傳雍進中書舍人鄧潤甫除翰林承旨雍當制制未出言事者五人交章攻之換爲侍讀學士雍言二職皆天下精選以潤甫之過薄不當革前命以爲奸邪不當在經幄今中外咸謂朝廷姑以是塞言者如此則邪正何由可辨善惡何由可明若每事必待

人言是賞罰之柄不得已而行非所以示信天下之道潤甫仍爲承旨

王安禮傳呂公弼薦安禮于朝神宗召對欲驟用之安石當國辭以爲著作郎崇文院校書他日得見命之坐有司言八品官無賜坐者特命之

蘇軾傳軾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于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三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軾爲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輩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閭閻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

鄧綬傳綬判三班院神宗初召解夕對內東門命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參知政事三制賜雙燭送歸舍人院外廷無知者遂拜翰林學士

劉正夫傳正夫爲翰林學士蔡京不能平謀中以事作春宴樂語有紫宸朝罷衰衣閑之句京黨張康國密白帝曰衰衣豈可閑竟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

鄧洵武傳洵武字子常第進士爲汝陽簿紹聖中哲宗召對爲祕書省正字校書郎國史院編修官撰神宗史議論專右蔡卞詆譭宣仁后尤切史禍之作其力居多遷起居舍人徽宗初改祕書少監既而用蔡京薦復史職御史陳次升陳師錫言洵武父綰在熙寧時以曲媚王安石神宗數其邪僻姦回今置洵武太史豈能公心直筆發揚神考之盛德而不掩其父之惡乎且其人材凡近學問荒繆不足以汙此選不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二百七十九卷翰林院部

聽遷起居郎

王存傳存在三館歷年不少貶以干進嘗召見便殿累上書陳時政因及大臣無所附麗皆時人難言者元豐元年神宗察其忠實無黨以爲國史編修官修起居注時起居注雖日侍而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故事神宗遣其言聽直前奏事自存始也

李清臣傳清臣提點京東刑獄作韓琦行狀神宗讀之曰良史才也召爲兩朝國史編修官撰河渠律曆選舉諸志文直事詳人以爲不減史漢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翰林學士

劉摯傳摯擢侍御史上疏曰昔者周成王幼冲踐祚師保之臣周公太公其人也仁宗皇帝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爲侍讀孫奭馮元爲侍講聽斷之暇召使人侍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資養願選忠信孝悌惇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便殿燕坐時賜惇茂執經誦說以廣睿智仰副善繼求治之志他日講筵進讀至仁宗不避庚戌臨奠張子遜侍講曰國朝故事多避國音國朝角音木也故畏庚辛哲宗問果當避否摯進曰陰陽拘忌聖人不取如正月祈穀必用上辛此豈可改也漢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謹仁宗不避庚戌日皆陛下所宜取法哲宗然之

王巖叟傳巖叟以起居舍人名書侍選英講進讀實訓至節費巖叟曰凡言節用非偶節一事便能濟當每事以節儉爲意則積久累日國用自饒讀仁宗知人事巖叟曰人主常欲虛心平意無所偏係觀事

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司馬康講洪範至又用三德哲宗日止此三德爲更有德蓋哲宗自臨御淵默不言嚴叟喜聞之因欲風諫退而上疏曰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臣請別而言之夫明是非于朝廷之上判忠邪于多士之間不以順己而忘其惡不以逆己而遺其善私求不徇于所愛公議不遷于所憎竭誠盡節者任之當勿二罔上盜寵者棄之當勿疑惜紀綱謹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遠聲色之好絕盤遊之樂勇于救天下之弊果于斷天下之疑邪說不能移非道不能說此人主剛德也居萬乘之尊而不驕享四海之富而不溢聰明有餘而處之若不足俊傑並用而求之如不及虛心以訪道屈己以從諫懼若臨淵怯若履薄此人主之柔德也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嚴叟日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哲宗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爲樂天下幸甚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他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願陛下特留聖意哲宗然之

陸佃傳佃受經于王安石熙寧三年應舉入京適安石當國首問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如青苗是也安石驚曰何爲乃爾吾與呂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爲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安石召謂之曰惠卿云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遣李承

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說言于民無不便佃說不行禮部奏名爲舉首方廷試賦遺發策題士皆愕然佃從容條對擢甲科授蔡州推官初置五路學選爲鄆州教授召補國子監直講安石以佃不附己專付之經術不復咨以政哲宗立更先朝法度去安石之黨士多譁變所從安石卒佃率諸生供佛哭于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遷吏部侍郎以修撰神宗實錄徙禮部數與史官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多言安石爲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乎進權禮部尚書鄭雍論其穿鑿附會改龍圖閣待制知頴州佃以歐陽修守穎有遺愛爲建祠宇實錄成加直學士又爲韓川朱光庭所議詔止增秩徙知鄧州未幾知江寧府甫至祭安石墓句容人盜嫂害其兄別誣三人同謀既皆訊服一四父以冤訴通判以下皆曰彼怖死耳獄已成不可變佃爲閱實三人皆得生紹聖初治實錄罪坐落職知秦州改海州朝論灼其情復集賢殿修撰黃庭堅傳庭堅爲祕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摘千餘條示之謂爲無驗證既而院吏考閱悉有據依所餘才三十二事庭堅書用鐵籠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眞兒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王觀傳觀爲翰林學士日食四月朔帝下詔責躬觀當制有惟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之語宰相去之乃力請外以龍圖閣學士知涪州

蔡攸傳攸京長子也崇寧二年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除祕書郎以直祕閣集賢殿修撰編修國朝會典二年間至樞密直學士京再入相加龍圖閣學士兼侍讀詳定九域圖志修六典提舉上清寶籙宮祕書省兩街道錄院禮制道史局官僚合百人多三館傳游而攸用大臣子領袖其間情不知學士論不與蔡卞傳卞紹聖元年爲中書舍人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于古之上發揚休光正在史策而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驗索審訂重行刊定使後世考觀無所迷惑詔從之以卞兼國史修撰初安石且死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至是卞即防家取以上因芟落事實文飾奸僞盡改所修實錄正史于是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皆獲深譴秦檜傳檜乞禁野史又命于熺以祕書少監領國史進建炎元年至紹興十二年日曆五百九十九卷熺因太后北還自願檜功德凡二千餘言使著作郎王揚英周執高上之皆遷秩自檜再相凡前罷相以來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日曆時政亡失已多是後記錄皆熺筆無復有公是非矣檜先禁私史又對帝言私史害正道時司馬伋遂言凍水記聞非其曾祖光論著之書其後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萬卷焚之洪遵傳遵字景嚴睦仲子也自兒時端重如成人從師業文不以歲時寒暑輟父留沙漠母亡遵孺慕號既葬兄弟即僧舍肄詞業夜枕不解衣以父陰補承務郎與兄适同試博學宏詞科中魁選賜進士出

身高宗以皓遠使擢爲祕書省正字中典以來詞科中選卽入館自遷始遵爲中書舍人時勳臣子孫多職居臺省遵極言乞明有所止高宗曰正立法自今功臣子孫序遷至侍從並令久任在京宮觀遵曰侍從朝廷高選非如磨勘階官安有遷序之制退而上奏言今內外將家無慮二十人若以序遷不出十年西清大對皆可坐致太祖開國功臣子孫不過諸司惟曹彬之子琮瑋以功名自奮遂爲節度初不聞有遞遷侍從之例今旨一出使穆清之地類皆將種非所以示天下望收還前詔

周必大傳必大除祕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領史職鄭聞草必大制上改竄其末引漢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贊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鄒朴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于公孫弘蔡義章賢號曰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知眞儒何至雜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上喜其精治欲與之日夕論文

趙鼎傳建炎初嘗下詔以姦臣誣蔑宣仁保佑之功命史院刊修未及行朱勝非爲相上諭之曰神宗哲宗兩朝史事多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宣召范冲刊定勝非言神宗史增多王安石日錄哲宗史經京十之手議論多不正命官刪修誠足以彰二帝盛美會勝非去位鼎以宰相監修二史是非各得其正

范冲傳冲字元長登紹聖進士第高宗卽位召爲虞部員外郎俄出爲兩淮轉運副使紹興中隆祐皇后誕日上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有

所懷爲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聰明母儀古今未見其比曩因姦臣誣謗有玷聖德建炎初雖下詔辨明而史錄未經刪定無以傳信後世而慰在天之靈也上悚然亟詔重修神哲兩朝實錄召冲爲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冲父祖禹元祐中嘗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塔蔡卞惡之祖禹坐誅死嶺表至是復以冲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爲姦臣所壞故以屬卿冲因論熙寧創置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又極言王安石變法度之非蔡京誤國之罪上嘉納之遷起居郎冲之修神宗實錄也爲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書及修哲宗實錄別爲一書名辨誣錄

張孝祥傳孝祥字安國歷陽烏江人讀書一過目不忘下筆頃刻數千言年十六領鄉書再舉冠里選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時策問師友淵源秦垓與曹冠皆力攻程氏專門之學孝祥獨不攻考官已定垓冠多士孝祥次之曹冠又次之高宗讀垓策皆秦檜語於是擢孝祥第一而垓第三授承事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論宰相曰張孝祥詞翰俱美先是上之抑垓而擢孝祥也秦檜已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與胡寅厚檜素憾寅且唱第後曹泳揖孝祥於殿庭以請婚爲言孝祥不答泳憾之於是風言者誣祁有反謀繫詔獄會槍死上郊祀之二日魏良臣密奏散獄釋罪遂以孝祥爲祕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人

次舉始名孝祥第甫一年得名由此初對百言乞總攬權綱以盡更化之美又言官吏忤故相意並緣文致有司觀望鍛鍊而成罪乞令有司卽改正又言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己故相信任之專非特安石臣懼其作時政記亦如安石專用己意乞取已修日曆詳審是正黜私說以垂無窮從之遷校書郎

尤袤傳袤爲宗正丞虞允文以史事過三館問誰可爲祕書丞者食以表對亟授之張枋曰眞祕書也袁樞字機仲爲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爲相負國欺君吾爲史官書法不隱辜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趙雄總史事見之歎曰無愧古良史

洪邁傳邁拜起居舍人奏乞以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對宴會錫予講讀問答等事萃爲一書名之曰邁英記注其後乾道間又有祥曦殿記注實自邁始又因面對論鑄錢利害帝嘉納之遷起居郎兼樞樞密院都承旨舊制修注官經筵官許畱身奏事而近例無有遲奏請復舊制且言起居注未修者十五年請除見修月進外每月帶修皆從之

洪邁傳邁除起居舍人直言前起居注皆摭諸處聞報始加修纂雖有日曆時政記亦莫得書景祐故事有邇英延職二閣注記凡經筵侍臣出處封章進對宴會賜予皆用存記十年間稍廢不續陛下言動皆罔聞知恐非命待本意乞令講讀官自今各以日得聖語關送修注官令講筵所謀報使謹錄之因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制可後以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邁初入史館預修四朝帝紀進敷文閣直學士直學士院講讀官宿直上時召入談論至夜分

乾道十三年九月拜翰林學士遂上四朝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年爲一書淳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倪思傳思除禮部侍郎上久不過重華宮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會上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時李皇后薨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於濰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嬖狎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諱直如此吾黨不逮也

彭龜年傳龜年遷中書舍人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一日御筆書朱熹黃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由沈有開李獻京錢黃艾鄧駟十人姓名示龜年云十人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爲之

高斯得傳斯得字不妄利州路提點刑獄知涪州稼之子也少從李坤臣學坤臣督斯得左右扶持之中成都路轉運司試補入太學紹定二年舉進士授利路觀察推官越二年辟差四川茶馬幹辦公事李心傳以著作佐郎領史事即成都修國朝會要辟爲檢閱文字端平二年九月稼死事於涪時大元兵屯涪斯得日夜西嚮號泣會其僮至自涪知稼戰沒處與斯得潛行至其地遂得稼遺體奉以歸見者感泣服除而哀傷不已無意仕進心傳方修四朝史辟爲史館檢閱秩同祕閣校勘蓋創員也斯得分修光寧二

帝紀尋遷史館校勘又遷軍器監主簿兼史館校勘時丞相史嵩之柄國斯得遇對空臆盡言冬雷斯得應詔上封事乞擇才並相由是忤嵩之意遷太常寺主簿仍兼史館校勘時斯得叔父定子以禮部尚書領史事時人以爲美談會太學博士劉應起入對柱嵩之嵩之恚使其黨言叔父兄子不可同朝以斯得添差通判紹興府淳祐二年四朝帝紀書成上之嵩之妄加毀譽於理宗濟王改斯得所草寧宗紀末卷斯得與史官杜範王遂辯之範報書亦有姦人勦入邪說之語然書已登進矣心傳藏斯得所草題其末曰前史官高某撰而已後斯得權工部侍郎遂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仍兼侍講進高宗繫年要錄綱目帝善之

李心傳傳心傳字微之宗正寺簿舜臣之子也慶元元年薦於鄉既下第絕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奕魏了翁等合前後二十三人之薦自制置司敦遣至闕下爲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帝紀甫成其三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會要端平三年成書召赴闕爲工部侍郎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二百八十卷目錄

翰林院部紀事二

官常典第二百八十卷

翰林院部紀事二

畫漫錄太祖少親戎事性樂藝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於崇政殿說書

續湘山野錄國初文章惟陶尚書最爲優以朝廷眷待詞臣不厚遂乞罷禁林太祖曰此官職甚難做依樣畫葫蘆且做且做不許罷復不進用穀題詩於玉堂曰官職有來須與做才能用處不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一生依樣畫葫蘆駕幸見之愈不悅卒不大用

青箱雜記象祖都汴庶事草創正明中始於今右長慶門東北創小屋數十間爲三館湫隘尤甚又周廬微道咸出其間衛士駟卒朝夕喧雜每受詔撰述皆移他所至太平興國中車駕臨幸顧左右曰若此卑陋何以待天下賢俊即日詔有司規度左昇龍門東北東府地爲三館命內臣督役晨夜兼作不日而成尋下詔賜名崇文院以東廊爲昭文館書庫南廊爲集賢院書庫西廊以經史子集四部爲史館庫凡六

庫書籍正副本八萬卷斯亦盛矣

南遊記舊舊制游幸宴賞惟學士陪扈太宗好文藝詔知制誥並扈從惟弔喪問疾不赴

夢溪筆談學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會親幸至今惟學士上日許正坐他人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旨閣子憲格上有火燃處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爲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憲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爲玉堂一盛事

却掃錄楊文公億初入館時年甚少故事初授館職必以啓事謝先達時公啓事有曰朝無絳灌不妨賈誼之少年坐有鄒枚未害相如之末至一時稱之夢溪筆談舊翰林學士地勢親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惟內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爲學士家貧請外表辭千餘言其間兩聯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與方朔之饑欲死

國老談苑陳彭年在翰林所兼十餘職皆文翰清祕之目時人謂其署衙爲一條冰

李宗諤以京秩帶館職不預賞花釣魚故事賦詩戴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見緒黃衣無慘獨出金門去恰似當年不第歸太宗覽之大喜特詔御宴即日改官

錢氏私誌岐公在翰苑時中秋有月上閣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姓名對命小殿對設二位召來賜酒公至殿側侍班俄頃女童小樂引步聲至宣學士就坐

公奏故事無君臣對坐之禮上云天下無事月色清美與其醉聲色何如與學士論文若果正席則外廷賜宴正欲略去詩禮放懷飲酒公固請不已再拜就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歎仰聖學高妙每起謝必勅內侍挾掖不令下拜夜漏下三鼓上悅甚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侍舉牙牀以金鑲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皆上所用者於公前來者應之略不停輟都不蹈襲前人畫出一時新意仍稱其所長如美貌者必及其容色人人得其歡心悉以進呈上云豈可虛辱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朵裝公幘頭簪不盡者置公服袖中官人旋取針線縫聯袖口宴罷月將西沉上命報金蓮燭令內侍扶掖歸院翌日間學士夜來醉否奏云雖有酒不醉到玉堂不解帶便上牀取幘頭在面前抱兩公服袖坐睡恐失花也都下盛傳天子請客

東軒筆錄眞宗天縱睿明博綜文學尤重儒術凡侍從之臣每因賜對未始不從容顧問眞宗善設論雖造次應答皆典雅有倫當時儒學之士擢爲侍從則有終身不爲外官者杜鎬以博學尤承眷禮晚年苦肺疾累乞閒地眞宗不允至數年加劇又於便坐懇述眞宗曰卿自擇一人學術可以代卿者鎬於是薦戚綸以代又逾年未及得請而卒

涇水燕談錄眞宗一日晚坐承明殿召學士對既退中人就院宣諭曰朕適忘卿帶卿無訝焉學士將降謝中人止之云上深自愧責有旨放謝眞宗禮遇詞臣厚矣

歸田錄王冀公欽若罷參知政事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時寇萊公在中書定其班位依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下冀公因訴於上曰臣自學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反在下是貶也真宗爲特加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其寵遇如此

石林燕語國朝講讀官初未有定制太宗始命呂文仲爲侍讀繼而加翰林侍讀寓直於御書院文仲官著作佐郎但其本官班而已真宗初即位楊文莊公徵之爲樞密直學士以老求罷徵之嘗爲東宮官乃特置翰林侍讀學士以命之并授文仲夏侯嶠二人又以邢昺爲翰林侍講學士始升其班次翰林學士祿賜並與之同設直廬於秘閣侍讀更直侍講長上

王元之初自掖垣謫商州團練副使未幾入爲學士至道中復自學士謫守滁州真宗卽位以刑部郎中名爲知制誥凡再貶還朝不能無快時張丞相齊賢李文定沆當國乃以詩投之曰早有虛名達九重官途流落漸龍鍾散爲郎吏同元積羞見都人看李邕舊日謔吟紅藥樹新朝會獻皂囊封猶祈少報君恩了歸臥山林作老農然亦竟坐張齊賢不悅繼有黃州之遷蓋雖困而不屈也

湘山野錄祥符中日本國忽梯航稱貢非常貢也蓋因本國之東有祥光現其國素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此光現真宗喜勅本國建一佛寺以鎮之賜額曰神光朝辭日上親臨遣使使回乞詞臣撰一寺記時當直者雖偶中魁選詞學不甚優贍居常止以張學

士君房代之蓋假其稽古才雅也既傳宣令急撰寺記時張尚爲小官醉飲於樊樓遣人徧京城尋之不得而夷人在閤門翹足而待又中人三促之紫微大窘後錢楊二公玉堂暇日改閑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最得閑司諫拂衣歸華山蓋种放得告還山養藥之時也錢希白曰世上何人最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時傳此事爲雅笑

石林燕語祥符中楊文公爲翰林學士以久疾初愈入直乞權免十日起居詔免半月仍令出宿私第文公具表謝真宗以詩批其末賜之云承明近侍舊儒先苦學勞心疾已痊善保典居調飲食副予前席待多賢祖宗眷禮儒臣之盛古未有也

澠水燕談錄陳貫自鹽鐵副使除直昭文館知相州先是三司副使例得待制而貫獨得直館或言貫者貫曰與其居天章作不才待制何如在昭文爲有道學士言者愧服貫子安石今爲吏部侍郎女嫁文潞公

歸田錄仁宗初立今上爲皇子令中書召學士草詔學士王珪當直詔至中書諭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須面奉聖旨於是求對明日面稟得旨乃草詔羣公皆以王爲真得學士體也

老學庵筆記故事臺官無待經筵者賈文元公爲中丞仁宗以其精於經術特召侍講通英自此遂爲故事秦檜之當國時諫官御史必兼經筵而其子熈亦在焉意欲擢擊者輒令熈於經筵待對時論之經筵退彈文卽上

談苑孫夷尚書侍讀仁宗前上或左右瞻視或足敲

踏牀則拱立不讀以此夷每讀書則上體貌益莊却掃籍李才元大臨仕仁宗朝爲館職家貧甚僅僕不具多躬執賤役一日自秣馬會例賜御書使者及門適見之嗟嘆而去歸以白上上大驚異他日以詔宰相遂命知廣安軍劉原甫爲賦詩美其事熙寧中爲知制誥坐封還李定除御史詞頭與宋次道蘇子容俱得罪於是名益重云待詔先生窮巷居簞屨屢空方晏如自探井白林蕭馬却整衣冠迎賜書王人駐車久歎息天子聞之動顏色飽死會不及休儒牧民會肯輪筋力詔書朝出蓬萊宮繡衣還鄉由上東君今已作二千石亦復將爲第五公右原甫贈才元詩也

聞見後錄宋子京在翰林時同院李獻臣以次有六學士一日張貴妃詞頭下議行告庭之禮未決于京遽以制上妃怒抵於地曰何學士敢輕人子京出知安州有長短句詠燕于有因爲銜泥汗錦衣垂下珠簾不敢歸之句或傳入禁中仁宗皇帝覽之一歎尋召還玉堂署

墨客揮犀趙侍讀師民學問淳篤爲天下所共稱也仁廟時講書後殿說乾卦四德至貞字不以他音代呼直言其字近侍皆掩口公徐曰臨文不諱識罷帝目送之顧左右曰此真古儒也其音重如此

畫墁錄太祖廟進講爲難每遇疑義必面加詰難往反久之爾後累朝但端默諱聽得有商確仁宗尤所耽味日昃不倦每及祖宗義訓及二典政實必拱手上加肅敬

夢溪筆談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

苦操觚循堦而行忽見一老卒臥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歎曰暢哉徐問之曰汝識字乎曰不識字梅曰更快活也

續翰林志仁宗朝初修起居錄中書擬人而彭乘在選中上指乘曰此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之及召見論曰卿先朝舊人久補外未嘗自言對曰臣生孤遠日量其分敢過有所望耶上頗嘉之

東軒筆錄李淑在翰林奉詔撰陳文惠公神道碑李爲人高亢少許可與文章尤尚奇澀碑成殊不稱文惠之功烈文章但云平生能爲二韻小詩而已文惠之于述古等惡乞改去二韻等字答以已經進呈不可刊創述古極銜之會其年李出知鄭州奉時祀於恭陵而作恭帝詩曰弄桴牽車挽鼓催不知明日倒戈廻荒墳斷隴纔三尺猶認房陵半仗來述古得其詩遠諷寺僧刻石打墨百本傳於都下俄有以詩上聞者仁宗以其詩送中書翰林學士葉清臣等言本朝以揖遜得天下而淑誣以干戈且臣子非所宜言仁宗亦深惡之遂落李所居職自是連蹇於侍從垂二十年竟不能用而卒

石林燕語賈文元爲崇政殿說書久之仁宗欲以爲侍講而難於驟用乃特置天章閣侍講天章有侍講自此始然後亦未嘗復除人

講讀官自楊文莊等後馮元魯宗道皆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高若訥以天章閣侍讀兼侍讀皆不加翰林及學士之名讀官初無定職但從講官入侍而已宋宣獻夏文莊爲侍讀學士始請日讀唐書一傳仍參釋義理後遂爲定制

歸田錄盛文肅公豐肌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疎瘦如削二公皆兩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詢在真宗時已爲名臣至慶曆中爲翰林侍讀以率性喜焚香其在官舍每晨起將親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單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撤開兩袖郁然滿堂濃香有實元賓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爲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故時人謂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實臭也

夢溪筆談選人不得乘馬入官門天聖中選人爲館職始歐陽永叔黃鑑輩皆自左掖門下馬入館當時謂之步行學士嘉祐中於崇文館置編校局校官皆許乘馬至院門其後中書五房置習學公事官亦緣例乘馬赴局

東軒筆錄進退宰相其帖側草儀皆出翰林學士舊制學士有闕則第一應舍人爲之嘉祐末王荊公爲閣老會學士有閼韓魏公素忌介甫不欲使之入禁林遂以端明殿學士張方平爲承旨蓋用舊學士也既而魏公罷政凡議論皆出安道之手

嘉祐中禁林諸公皆入兩府時包孝肅公拯爲三司使宋景文公守益州二公風力久次最著人望而不見用京師諺語曰撥除爲參政成都作副樞虧他包省主閼殺宋尚書明年包亦爲樞密副使而宋以翰林學士承旨召景文道長安以詩寄梁丞相略曰梁園賦罷相如至宣室釐殘賈誼歸蓋謂差除兩府足方被召也爲承旨又作詩曰粉署重來憶舊遊蟠桃開盡海山秋寧知不是神仙骨上到鼇峯更上頭丁寶臣守端州儼智高入境寶臣棄州遁坐廢累年

嘉祐末大臣薦得編校館閣書籍久之除集賢校理是時蘇軾新得御史知雜首探其端州棄城事遂出寶臣通判永州士大夫皆惜其去王存有詩云病鸞方振翼儀隼乍離羣蓋謂是也

楊安國膠東經生也累官至天章閣侍講其爲人沽激矯僞言行鄙樸動有可笑每進講則雖以俚下鄙市之語自戾坐至侍臣中官見其舉止已先發笑一日侍仁宗講至一簞食一瓢飲安國操東音曰顏回甚窮但有一羅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安國遽啓曰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須要錢仁宗哂之翌日遍賜講官皆懇辭不拜惟安國受之而已

湘山野錄鄭毅夫公入翰林爲學士後數月今左揆王相國繼入其玉堂故事以先入者班列居上鄭公奏曰臣德業學術及天下士論皆在王某之下今班列翻居其上臣所不遑欲乞在下主上面諭之揆相固辭曰豈可徇鄭某謙抑而變祖宗典故耶又數日鄭公乞罷禁林以避之主上特傳聖語王某班列在鄭某之上不得爲末例復揆相爲鄭父紆志其墓語筆優重至挽詞有欲知陰德事看取玉堂人之句佳其謙也

墨莊漫錄王禹玉爲翰林治平三年二月十五日召對蕊珠殿特賜紫花敬令坐踰數刻方罷明年英廟上仙珪作挽詞有云會陪蕊珠殿獨賜紫花敬蓋謂是也

玉堂雜記丁酉九月丙辰宣召侍讀史少保浩錫宴澄碧殿抵暮送以金蓮燭宿玉堂直廬上命作詩敘

此會更進古詩三十韻云季秋中幹日淳熙隆四禩
朝同攬轡間中使俄傳旨少頃日轉申宣召陪燕喜
預令瑋玉堂深夜備樓止悚懼跪承命鳴騶亟穿市
絳闕聳皇居非烟常靡靡入自東華門熊羆森爪士
詔許乘肩輿安徐無跛倚復古距選德相望幾數里
修廊接雲漢岩峴瓌珠葉中途敵金屏恍若蓬壺裏
羣山擁蒼壁四顧環弱水山既日夕佳水亦湛無滓
冰簾映綺疏瓊殿中央峙澄碧耀宸奎龍神爭守視
蹈舞上丹墀天威不遠遐奉觴祈萬壽時蒙一啓齒
餘波丐鼠腹酒行不知幾徘徊下瑤席緩步煩玉趾
從遊至清激錫坐談名理泉聲韻琴瑟一洗筆笛耳
皇云萬機暇觀書每來此論道及帝王直欲齊其軌
堯舜禹湯文前身無乃是臣言匪獻諛道實由心起
既然明是心要在力行爾登橋驛餘疊飲與未客已
金蓮引雙燭再拜離階祀玉音竊論臣此會宜有紀
歸途感恩榮占寫忘軌轍上御製俯同其韻云揖遜
荷帝堯寅恭五元禋治道貴清靜聖言有深旨誰歌
元首明自得股肱喜躋民期仁壽詎肯中道止力農
樂彼田坐賈安於市歲行閱登國論銷委靡予力
初何能濟濟賴多士矧予有元老中立而不倚居東
逾三年不遠來千里未遂赤松遊輟誦青瑣瑤皓首
持六經日侍明光裏翼乎鴻過風縱矣魚在水儒行
絕瑕疵道心無塵滓挺挺松柏姿嶢嶢山岳峙予惟
日萬幾至仁同一視西成錫小宴促坐才尺咫湛露
愧歌周置酒非封齒歸美見新詩如卿能有幾眷言
澄碧行勝賞得近趾亦屢引公卿對此談政理虛心
欲受人忠言資遊耳朕瘠天下肥至樂無易此煩念

文武疆六合尚殊軌東都會諸侯宣王昔於是期爾
聲嘉謀使我勳業起勿以方燕頤所書聊復爾厄酒
正須酬話言未能已都護萬年鵬何當至庭祀文章
藉老手直筆中典紀較嘉慶錄翁焉得辭凱鼓速十
一月壬寅輪當內直申時二刻宣召至清華閣上日
學士宴見無時最為親近朕和史浩詩待錄示卿可
和以進此學士職也又云卿想不甚飲此賜宴時見
卿面亦却至誠不辭既退中使李肅傳旨賜詩本并
戊戌小春茶二十鎊葉世英墨五圍以代賜酒世英
御前墨工也恭進和篇云粵從三代還歲月過千禩
時豈無賢君道未契宸旨煌煌唐太宗勳業在所喜
寇攘既掃除蠻貊畢至止循良布郡邑惠政寬獄市
忠賢儼班聯切諫梃浮靡關輔羅府兵嚴穴聘奇士
民生覆孟安國勢泰山倚皇心期過之風下九萬里
忠厚培本根文物榮華榮淳熙正觀間何啻相表裏
屬車向清江列障隔淮水蠶茲獯鬻氏作我太清澤
坐令營屯衆久費糗糧時中原厭狼貪諸將空虎視
安得貫弩格來貢尺有咫六合混一家耕桑盛生齒
願言講治道先務當有幾欲仁斯仁至患在未舉趾
而况前史中遺事可尋理衛英爪與牙王魏目兼耳
處中類房杜虛受忘彼此不聞國異政但見車同軌
孰云古道難食日今王是寸陰聖所兢盛德日方起
舞千格三苗其效七旬爾爾稱仁無敵傳謂禮可已
東觀及北女看即朝王祀南山竹易碑陛下功難紀
儒館謾獻歌將奈詞之敝是日奏事畢問陛下命臨
安府開文海館有諸上曰然奏云文選之後有文粹
已遠不及所謂文海乃近時江錮編類殊無倫理書

坊刊行可也今降旨校正刻板事體則重恐難傳後
莫若委館閣官銓擇本朝文章成一代之書上大以
爲然曰卿可理會奏委館職上曰待差一兩員其
後遂付呂伯恭祖謙既成上問何以爲名周必大乞
賜名皇朝文鑑上曰善又降旨令必大作序亦既進
呈將刊板會有近臣密啓云所載臣僚章疏毀及祖
宗政事遂不果刻今其書士大夫或傳之
石林燕語王禹玉歷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爲翰林學
士其家自太平興國至元豐十榜皆有人登科熙寧
初葉尚書祖洽榜開喜燕席上和范景仁詩云三朝
遇主惟文翰十榜傳家有姓名
揮塵後錄神宗朝詔修仁英兩朝國史開局日詔史
院賜宴時吳冲卿爲首相提舉二府及修史官就席
上成詩冲卿唱首云蘭臺開史局玉雪賜君餘賓友
求三事規模本八書汗青裁助此哀白曷歸歟詔許
從容會何妨醉上車王禹玉云曉下金門路君筵聽
召餘簪纓三書客筆削兩朝書身老雖逢此恩深盡
醉歎傳聞訪餘事應走使臣車元厚之云殿帷斯對
罷省戶雨陰餘詔賜饒饒酒人探禹穴書夔龍方客
右班馬蓋徒歟徑醉俄歸并雲西見日車王君貺云
累聖千年統編年四紀餘官歸杜史筆經約齋麟書
班馬才長矣仁英道偉歟恩招莫東觀醺酒荷盈車
馮當世云天密叢雲曉風清一雨餘三長太史筆二
典帝皇書接武知何者雷恩匪幸歎吐茵平日事何
憚汚公車會令綽云御府盼醇醲君恩錫餞餘賜筵
遵故事絢史重新書燕飲難借此風流不傳歎素餐
非所職愧附相君車宋次道云二聖垂鴻烈天臨四